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一零二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

社址：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本報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集合熱心救亡人士，發表關於救亡之一切言論，報導全國救運消息。惟報館開支浩大，以同人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爲大衆救亡喉舌，故不得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捐欵直接寄遞或賜交本館，由館發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尚希注意。

抗戰中堅，民衆喉舌 新華日報

館址：漢口府西一路一四九號

任務：團結全國抗戰力量 鞏固民族統一戰線 發表正確救亡言論 討論救亡實際問題 報道翔實抗戰消息

價目：訂閱 每月一元 半年五元二角 全年十元 國外另加郵費 另售每份四分

在日本的牢獄裏

丁克

本報特稿

「青年人祗有一條路 不是死就是活着做全世界的主人。」

——高爾基

一 大日本帝國的警察絕對不用刑的

爲了交涉王孔昭等七人被捕事，從大使館出來，卽刻跑到在外事科的辦公廳裏，遇見了中條主任。說明了來意，提出了三點要求之後，我笑着說：「中條主任，聽說貴國警察當局對政治犯是相當嚴厲的，尤其是在審問的時候，往往打得很利害，同學們和王孔昭的妹妹趙圭璧的太太等都很躭心。因爲這幾位同學的身體都不大健康，希望主任留一點情面，千萬不要用刑。」

「你以朋友的資格對我說呢，還是用學聯代表的名義？」

「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我們還是作爲朋友般的開開玩笑吧，那我也就一笑置之。如果用學聯代表的名義，那麼，我老實告訴你，日本警視廳要向中華留日學聯會提出，要求賠償名譽，你要當心一點，在外事科主任面前絕對不能亂說話的。告訴你，日本和你們貴國不同，是文明的國家，大日本帝國的警察是絕對不用刑的。」

「好，請中條主任實踐這句話吧：大日本帝國的警察絕對不用刑的。」

二 見面禮

在王孔昭等事件還沒有解決之前，接着我就被捕了。

在第一次的審問裏，八疊房子中竟有六條大漢「是支那的那一省人？」一個很斯文的瘦傢伙問。後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植田。

「廣東，廣東！」巡查部長古疾本吉高聲地答。

「廣東？好，十九路軍也是廣東的。馬鹿野郎。」

于是六條大漢把我按在地上，不問青紅皂白，兩條粗麻繩，一條皮膠鞭，幾雙硬皮靴，和我身上各部分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打完後我很氣憤的對中條說：「中條主任，你說大日本帝國的警察絕對不打人的，可是現在你又打我？」

「只要你承認我就不打啦。」

「我承認？承認什麼？你還沒有問話。」

「見面禮，見面禮，你不懂嗎，這是見面禮，對廣東人的見面的。」外事科通譯官渡邊正吾用那不大純熟的北平話說。

三 比猪還不如的生活

經過了幾次無理的審問，經過了幾次無理的毒打，警視廳認我是所謂張本人(註一)，于是，拘押起來，過這比猪還不如的監獄生活。

五呎濶八呎長的小房子，地板上舖上三張小蓆，晚上，地方太小只能夠打側睡，轉側時一定會踢着別人底腰部的，所以每人的腰部都好像馬背一樣，損了一大塊。

每天吃三餐，飯雖然冷一點還可以吃，菜呢，不是連皮帶泥的生疔番薯就是沒有油鹽的豆腐頭，另外一小碟鹽漬蘿蔔苗。這是監獄誰也要吃，外面送來的東西一律拒絕。

大小便是規定時候的，其他的時間只能夠忍。大便還比較易于忍受，小便就慘極了，時時叫到痛。

永遠不准洗澡的，在零下十二度也還得用冷水抹身。每次換衣服時總可以找出幾隻SIRAMI(卽廣東的虱乸)和南京虫(木虱)來。

孔昭在中國也曾入過獄，他說，初到時也是一樣的毒打，可是以後的待遇就好得多了，可以自由看書，可以自己拿錢買飯食，大小便自由，呵，和日本比起來，祖國的監獄那裏是天堂！

(註一)發動者。

四 許大使，救命呀！

一月後來了一個學生叫做張先基，大使館的研究員。

大約見面禮過于隆重吧，這位老張受不了。決定要自殺。可在有頸無繩吊的留置場裏，自殺比登天還難。

一天晚上，突然他神經大發，將同房的人亂打一通高呼「許大使，救命呵，戶塚警察打死我呵！」由晚上十二時一直喊到翌晨五時。

早上，洗臉時這位老張突然把頭向大理石的洗面台撞去，結果頭穿了流了一大堆血，醫了三天。第二次用筷子向兩耳及咽喉亂插，結果吐了三升多血，醫了一星期。

第三次，大約想學廿地吧，絕食。一直到第十三天，(我眞想不到一個人十多天不吃東西都不會死的，如果不是我親眼看見我絕對不相信)不能行也不會說話，抬去醫院，醫了一個月零五天又送回來。

現在這位老張完全變爲爲狂人了，幾乎每天都喊着「許大使，救命呵。」這悲慘的聲音到現在還縈繞在我的耳旁。

(以下轉入第二版)

戰事報導

我軍進迫兗州

十五日漢口電：前方軍息，我軍十四夜分兩路會攻兗州，在距離兗州西南八公里許，與敵展開血戰，該處敵軍有八千餘衆，憑據附近山險頑抗，機械兵亦有兩中隊，惟全線遭我正面及左翼兩軍重砲夾攻，防禦多被轟燬，傷亡殊重，敵陣卽大起動搖，但仍不斷以密集砲火還擊，圖負嵎抗拒，砲戰至今晨三時前，卒因我軍進迫太緊，無法支撐，敵遂放棄根據點八處，分向兗州城及東北兩方狼狽潰逃，我軍仍乘勝追擊，沿途拾獲敵遺械彈藥糧食等物無算，其中有以白緞繡成之敵旗一面，縱四尺，橫七尺餘，旗上綉有昭和御前贈北支遠征軍字樣，至今晨五時餘，我軍經一夜苦戰，已挺進至僅距兗州數公里。

十五日漢口海通社電：據昨日報告華軍在魯南蕪湖與杭州各線繼續勝利，查魯南方面昨星期四日華軍反攻，將濟寧日軍驅離十五公里，現兩軍在兗州南部約千公里相持中。

十五日徐州電：津浦北段戰事現轉佳境，左翼我軍于奪回濟寧後，除一面向東北追擊外，一面並派生力軍東趨兗州之背，離兗僅十公里，正面我軍十三日晚正式推入鄒縣後，又向北推進，至中心店(棉驛營)一帶，離兗州亦祇數公里，十四日竟日雖(溯風)凜冽，氣候嚴寒，然我左翼及正面兩軍今仍不顧一切，已聯合進迫兗州，兗州之敵因在我夾攻中，已呈動搖狀態，至右翼平邑之敵，退泗縣，我軍已越賓水向前挺進。

鄭州電：我軍收復濟甯後，乘勝前進卅里，荷澤附近敵之便衣隊，已悉數爲我殲滅。

東路軍逼近蕪湖

十五日金華電：長興廣德一帶，我[illegible]時發生激戰，三日來[illegible]軍傷亡不下三四千人，我游擊隊在敵後方時奇襲，敵來往運輸均[illegible]大軍押送，始敢進行，因此兵力分配大感困[illegible]

十五日上海電：滬郊敵軍連日在梵皇渡滬杭鐵路南站一帶佈[illegible]工事甚忙，昨夜有大[illegible]木料，鐵條及鐵絲網[illegible]，由楊樹浦方面以大[illegible]十數輛分別運往滬西[illegible]敵兵數百人日夜工作[illegible]息。

十五日海通電：蕪[illegible]與杭州線華軍進至南[illegible]南部四十公里，並克[illegible]溧水與高淳。又華軍[illegible]東進攻，收回廣德與[illegible]此路華軍乃由南京充[illegible]海退出之軍隊，補充線[illegible]式軍械，後再調前[illegible]故日軍不能抵拒。[illegible]日軍駐蕪湖杭州線有[illegible]師調往華北增援，因[illegible]路日軍陣線不固云。

無聊，無行，無恥！

——滬日浪人搗亂舞廳

中央社上海十五日路透電：昨晚十時餘，有日浪人十一人，闖入百樂門舞場，大肆擾亂，結果該舞廳遂於十時廿五分停止營業，浪人中有四人係穿日本制服，彼等在舞廳內並未脫帽，公共租界警員數人，及西籍日籍警員各一人，應舞廳之請求，蒞場解決糾紛，但亦未生效果，乃勸告舞廳經理，立卽提前停止營業，據百樂門舞廳經理稱，日浪進場後，卽開始種種騷擾行動，及大聲喧嘩，排擠其他舞客，態度極爲蠻橫，在舞廳內阻礙彼等路途者，被用力推開，有一浪人，曾高舉座椅，滿場亂舞，另一浪人則抱一俄籍舞女在廳內旋轉，該舞女大聲呼救，有四外人急趨前將該舞女救下，該浪人則對施救外人怒目而視，摩拳擦掌，似欲動武，各舞客爲避免發生意外，始終保持緘默，蒞場排解糾紛之公共租界警員，因勸止無效，遂請舞廳經理於當晚暫時停止營業，舞客因避免侮辱，均陸續離場，而該日浪人等亦均離去，未參入糾紛，據某西人目擊者談，在場中西人士，對當時嚴重情況，皆能極力保持沉默，而中國人士之謹慎行動，尤值稱贊。

本報廣州版十日合訂本第一輯出版

實價國幣二角

希望立刻糾正

爲什麼救國也要逮捕？

現在中國已經臨到生死關頭，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知道中國非由全體中國人來救不可，每一個有熱血的青年，都認爲救國是他們的權利，而且爭取這個權利，他們自動組織成許多大小團體，到街頭，到鄉村去喚醒民衆，組織民衆，以加強抗日的力量，「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們是由澳門的熱血青年和中小學敎師及學生共同組織的，最近出發到新會縣城做救亡工作，之後又轉到台山縣去，不知因爲什麼緣故，或許是出於誤會吧，縣政府竟將該團鮑剛石等十六人逮捕，解到廣州南石頭懲教場來。該團駐澳的辦事處，已經向香港和澳門文化界呼籲請援。我們廣州文化界，對這件事情應該有所表示，而且進一步加以有效的援助，因爲這件事情是關係着愛國自由，和以後愛國運動的開展的。

昨天下午一時，代表十三個廠的二千多榨油工友，聯合至市政府請願，要求商方發給去歲八月廿九和十二月二十日因參加禦侮大巡行而停工的一天半工資，要求解放工人愛國自由，要求廠方改良工人待遇等。因爲沒有領到請願證，他們在中央公園等到下午四時，還沒有得到結果。

又，前天由搾油業同業工會與南大油廠交涉，已經得到廠方接受其要求：第一恢復原日工資，第二，取消包辦式的食堂，第三，取消扣押每個工友二十元的保證金。

爲撲滅廣東文盲

給全體文化工作者的號召

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

對日抗戰發生以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已經成爲全國一致的認識，而且已經由理論的展開變成實踐的綱領了。不過，在武裝民衆之前和以後，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是不能不使用文字做主要的敎育工具的，而且文字工具本身的好壞，必然決定和影响我們這工作的結果。方塊字最少也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學得稍通，我們這種艱深難學的方塊字，想來動員廣大的幾乎全是文盲的民衆共同挽救處于生死關頭的中華民族，雖不能說一點效果也沒有，但至少可以說不能配合整個救亡工作的急迫需要。爲了這，我們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宣傳部就決定創辦「新文字救亡學校」，一方面想使全體文化工作者對新文字有明確的認識，一方面採用簡易合理的新文字來實施抗戰敎育，武裝民衆底頭腦。現在我們首先開設三種班：

第一高級班——歡迎文化工作者和一切知識分子參加。

第二初級班——歡迎不識字的羣衆參加。

第三函授班——歡迎各縣各市的文化工作者和一切知識分子參加。

我們非常急迫地要求政府和全體文化人嚴重考慮撲滅文盲運動在整個救亡工作中所處地位的重要，同時要求對這方面有研究有熱情的文化人都來參加這一重大的劃時代的工作。現在我們已開始徵求各班學員了，想學新文字的都來報名吧。如果各位有親屬朋友是不識字的，就請千萬要介紹他來報名。不論年紀大小，不論什麼職業，性別，人人都歡迎的。請親到或寄信來海珠北路倉前街，知用中學本部辦事處索取招生簡章。

報名日期：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每日下午一時至五時。

開課日期：一月廿四日(分日班和夜班)

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

反對干涉工友愛國

——印務工會又有糾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市黨部訓令民字第四一零號上有這樣的幾句話：

「關于是日參加巡行工人，由商方照給工資，務各遵照辦理爲要」。這裡所謂「是日巡行」，卽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時的「市民自衛示威大巡行」。參加這個巡行的三千榨油工友，因老板不發給那天工資而挨餓。印務工友也因參加這次愛國運動，和老板發生了糾紛。

那天工友們接到訓令，便準備去參加。但民族利益的輕視者，愛國運動的壓制的印務業老板們，還要工友們在上午開工，巡行之後，「晚間仍須回來開工，不准休息」(「爲廣州市印刷工人參加市民自衛運動示威大巡行後告工友書」)。譬如在惠福東路的天成印務局，完全違背政府的命令：强迫工人做了半天工，只給工友半天工資，卽是說，政府叫他發給工友們那天爲參加巡行而停止工作的一天工資，他沒有給。

一九三八年開始，天成印務所藉口「生意不好，縮少營業範圍」，把發動印務所裡全體工友參加自衛巡行的梁培等九個工友開除，作爲一種示威。另外找到了包工頭何珠去雇人補他們的缺。印刷業同業公會和他交涉，沒有半點結果，十二日工會派人到社會局問訊，社會局答覆在本月十五日召集兩方談論調解的辦法。

歡迎寄稿

本報歡迎寄稿，以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最爲適宜。

編輯部謹啓

爲了爭取愛國的自由

「我們要等到明天！」

十四日下午在中央公園裡，散坐着一二千的衣服陳舊的人們，他們有些戴着斜歪的呢帽，有些穿着木屐，有些赤着脚。他們一簇一簇地圍坐在草地上，神情憔悴而且渴望着什麼安慰自己的東西。——他們是十三個榨油廠的二千榨油的工友，他們要到市政府請願：改良他們的生活和解放他們愛國的自由。在上午十時，他們由河南出發到這裡來的。

十幾個團體的慰勞團員在音樂亭上東張西望，叫工友們安靜地等待着市政府代表的到臨。但是他們也不能安靜，在熱烈談論着日本仔的無理，和老板壓制他們參加愛國巡行的可咀咒的漢奸行爲。

爲了救國自由的爭取，他們堅決地等待着。在三點鐘，他開始列成了隊伍，前面打着一面請願的橫聯。那隊伍像一條黑色的長蚯蚓蜿蜒着移到旁側的小路上去，以免阻碍行人。他們隊伍是如此堅決，如此嚴肅，要是把他們編成軍隊，將是令日本胆喪的力量。

他們的眼睛冒着火花，他們的心熱騰騰，雖然他們的肚是空空的，沒有吃過東西。他們這樣地等待着，直到月亮上來。這時全城的燈火，因爲敵機來襲而熄滅了。中央公園四圍彌漫着大霧，樹木變成朦朧而且神秘。月亮的青光撫摩着大地，撫摩着那二千個熱血的工人，現在他們從慰勞團那裡得到了餅食，慢慢地嚼着。

「我們要等到明天！」

「我們一定要等到明天！」

二千個工友都下了這樣的決心！直到十點鐘，讓小岑先生把希望帶給他們了。讓先生站在音樂亭上對他們宣佈，讓先生自己負責在三天之內替他們解決一切的難題。他們於是抱着愉快的心情散去。

救亡短訊

▲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新聞組，爲了加强本身組織，發展新聞界救亡工作起見，于本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在該會開第二次座談會，由該組組長宋綠伊主席，報告該組第一次座談會情形，然後決定本組組織，議決設立通訊股，編報股，編導股，至于各股詳細組織及人選，定于下次(一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座談會時再行決定。

▲青年群社全體社員，於十五日下午出發到西村去露營，作一次軍事上的技術練習，如夜襲包抄之類，及政治及軍事的研究討論等，目的在加緊社員的團結及加深社員的認識與實習，露宿一夜，於十六日上午回到廣州。

本報十日合訂本 廣州版第一輯 出版了 實價國幣二角

特稿 在日本的牢獄裏

(自第一版轉來)

五 索夫團和索子團

監獄的生活是的寂寞，所以只要看守看不見的時候犯人們總喜歡盡量的談話，宇宙之大蒼蠅之小無所不談，由中日戰爭談到女人。

有一次，一位新來的泥棒「註二」中村說：「你們知道嗎，前天秋田縣有二百多婦人臥在鐵軌上阻止出發呢，後來給警察用水龍射散了，還逮捕了七八人，聽說，她們是有組織的。叫做索夫團和索子團。」

「眞的嗎？」我很吃驚地問。

「這並不希奇。」政治犯××說他是全協的執委，因領導市電罷工而入獄的。「這些組織，在九，一八時已經有很多的了，現在，一定更加活躍了吧。」停了一刻，他繼續說：「這是必然的現象。近年來日本農村破產得很利害，就算沒有戰爭已不能支持，現在呢，物價又騰貴了幾倍，她們的生活更加悲慘了，如果她們的丈夫或兒子戰死了的話，那他們怎樣辦呢？所以這些組織是必然的。一個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可以吃雜糧，可是當千千萬萬人連雜糧都沒有得吃的時候，就算沒有黨的領導也會產生出一種偉大的力量，一種强有力的組織的。索夫團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吧了。……」

談到女人，他還告訴我日本警察對女政治犯比男子兇得多，除了普通的毒打之外，重要的還將女人裸體吊起來，用我們貴國紂王所發明的炮烙之刑，用綉花針來刺女人乳頭上的小孔，甚至用火來燒女人生殖器上的陰毛。

「爲什麼對女人比男人更甚呢？」

「原因很簡單，男人從事政治活動，在當局看起來還有點情有可原，而女人是伺候丈夫養養孩子的動物，而竟敢做什麼社會運動，那當然應該燒生殖器毛了」。

這就是皇恩浩蕩下的日本婦女！

「註二」小偷。

六 千里送鵝毛物輕人義重

我底案件終於移到檢事局。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老話下，同時多謝各國學生團體和世界語團體的抗議，終於在聖誕節日被判「執行猶予驅逐出境」的處分。

在回國的前夜，××和××提着我的手很感動的說：

「好了，你現在恢復自由了，你可以有機會勇敢地去做人類最值得做的事。一百九十一日來的監獄生活，一定會使你更加勇敢的吧，贈給你一句高爾基的話，『青年人只有一條路，不是死就是活着做全世界的主人。』」

「在你那本『草原故事』裏面，夾着一點錢，這是我們幾個人捐給你們貴國政府的。前次我們也同樣地寄了一點去西班牙，錢，當然是少得很，然而，你們貴國不是有兩句詩嗎，『千里送鵝毛，物輕人義重』，這點錢也就是這種意義的，而且，我們是日本人那就有更深一重的意義。」

「——你們貴國有『漢奸』，然而，我們絕對不是『日奸』，因爲前者是出賣民族利益的狗子，而我們呢是爲了全世界的正義，這，你當然比我更明白，用不着我多說了。」

「努力吧，在日本裏是有千千萬萬你們底兄弟的！」

七 偉大的歌聲

早晨，警察們升旗，唱「君之代」(註四)

在地下的一個角落裏，我們的羣也站起來，在「君之代」歌聲的掩護下，用中國，日本，台灣，朝鮮四國的言語，用奮激而低沉的聲音，同唱了一曲全世界最偉大的歌！

這歌聲，飄過富士山巔，飄過全中國，不，飄到地球上任何一個黑暗的角落裏，飄進每一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的心中！

(註四)「君之代」，是日本的國歌

繪畫報國

華南繪畫界救亡協會爲集中繪畫者的力量作廣佈的抗敵宣傳以喚起內地民衆特發起抗戰畫活動展覽會由一月廿五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在廣州展覽十天後卽送各縣市流動展覽出品內容包含油畫水彩畫黑白畫木刻畫等並選出伍千里鄧時立葉郁文魯少飛錢燿昌馮國璽陳振青林慕漢吳琬郁風等爲籌備委員負責籌備一切其收件地點及時間自卽日起每日下午二時在知用中學內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美術組由孔鳳儀君負責收集云

致下鄉做救亡工作的青年

尚仲衣

一　同志，你握着抗戰勝利的槓桿。

日寇的武器與物力是有限的。我們民族的人力是無限的，如若我們的人民能發動開，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勝利之必屬於我，那絕無疑義，毫不容有任何的懷疑。

這是蘇聯擊退十四國的武裝侵患，這是土耳其民族復興與解放，這是十年來我國國內兄弟政黨剷精血跡所昭示的真理，所遺留下的寶貴教訓。這是歷史所刻劃下來的客觀事實。

並且，歷史的事實現在就開展在我們民族的面前。不，活的歷史現在正在我們的眼前一頁一頁地展開着。一頁一頁地正在我們眼簾的前面掠過。西班牙英勇的民族戰士們，依賴着人民的力量已將德意法西斯的脊骨擊折，已撲滅了德意的傀儡的狂燄。經過台魯埃爾巨戰，他們已握住了勝利的關鍵。這全然是靠着人民的力量，全然是仰仗着民衆運動的開發與推動。

英勇的西班牙民族在其苦鬥中昭示給我們，我們抗戰的必然勝利，並且同時給我們指示了勝利的唯一途徑。

今日西班牙民族的勝利就是印証着中華民族的明日。也就証實着我們民族的黎明即將到來，証實着日本帝國主義必然的毀滅，——如若我們能動員起來我們民族的那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能吃苦，能耐勞，充滿着生活力，擁有着無比的戰鬥力的廣大民衆。

這其間就蘊藏着青年們下鄉工作的至明顯而同時至深奧的意義。

青年同志，你們的任務是民族戰士的任務。你們下鄉，如能動員起來我們的民衆，組織起他們，武裝起他們，民族抗戰的勝利是必然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最畏懼的武力就是你們現在將要出發去動員的武力，民衆的武力，它是日寇所最怕的，也正是我們民族最實貴最切迫需要的。

青年同志們，你們手中握着抗戰勝利的槓桿，你們持撐着中華民族復興與解放的機輪。你們的任務是民族戰士的任務，你們努力一分，抗戰的車輪向前推進一分。

二　怎樣努力？怎樣準備？

下鄉工作主要的問題就在使農民們接受抗戰運動，不惟接受，而且使農民把抗戰視爲他們自己的運動。

但是欲農民把抗戰變爲他們自己的運動，下鄉工作的青年同志們首先必須把抗戰這件事視爲青年工作者自己的運動。我們不能使旁人接受我們自己尚未澈底接受的東西。一種工作，只有將其從頭到尾都認爲自己切身的，那我們纔能將我們所有的精力統貢獻在裏面。青年下鄉工作者的目標應當是將自己的一點一滴的精力，掏盡熱情洒盡熱血，來灌溉我們民族的抗戰。只有這樣，纔能克服鄉村工作的困難，纔能推動農民，使他們積極參加民族抗戰。

關於準備方面，最重要的恐怕還是（一）對抗戰正確而堅決的認識，和（二）本身在抗戰中的任務與責任。這二點比一切技術問題，方法問題，態度問題都似乎來得更重要，因爲有技術有方法而無堅正的抗戰意識，那就等於一架有機件而無發動機器。或者，就好像一隻有錶面，錶殼，指針及機輪而無發條的鐘錶。假如抗戰信念是健全的，它卻能鞭策自己從經驗中磨練出健全的方法，從苦鬥中學習來新的技術。假如僅具有技術而無信念，那麼，他根本不願意苦鬥，衝不破層層困難，更經不起一再嚴重的打擊。所以抗戰的堅強信念及國民參加抗戰的責任心確乎是下鄉工作者必須具備之第一條件。

欲使農村民衆對抗戰有積極認識，先必得使自己對抗戰有積極的認識。欲使農村羣衆負起抗戰責任，先必得使自己肩起來時代所給予我們自身的責任。

進一步的準備是（三）組織，及（四）聯絡。

單獨的個人，不宜落鄉工作。中國農村是烟波萬頃的封建大海。除非有異常堅決的政治意識，孤立的青年極難展開工作。最初的熱忱經不起數度的波折與阻撓，必然就低降下去，再受幾次的打擊。勢將更加消沉，直至冷淡消極而後止。

所以下鄉工作必須要有組織。每單位至少要有三五個人或者十餘人。不然，一人回鄉，恐是石沉大海。原意雖是回鄉工作，結果會變爲回鄉逃難。不特不推進抗戰運動，反而變成了社會的寄生物，增加了抗戰前途的阻碍，成爲民族的罪人。

然而僅只有當地的小團體的結合或組織還是不够。要鄉與鄉之間，縣與鄉之間，縣與縣之間，縣與省方面的中間有相當的聯繫。最好自然是事先各單位有聯絡。不然亦應在工作中彼此取得聯合，或在抗戰運動進展之中建立起來聯絡的機構。

換言之欲使民衆有組織，工作者本身須有組織欲使農村人民的各個單位各個區域在抗戰行動中有一致的舉動，工作者本身必須取得聯絡。

但這卻不是說，青年智識份子應當把農民之間的聯絡線索一切都始終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這是最劣等的作法，假若企圖把民衆組織與聯絡的線索都集中在一己的手中，從抗戰運動立塲講，這是凝滯民衆運動的方法，使民衆運動僵化，是其必然的結果。這必然阻止民衆力量的發揮與展開，直接地破壞了民族的全面抗戰。

工作者最初的組織與聯繫只不過是暫時的浮橋。永久性的聯絡與組織，永久的橋樑，必須讓農民們自己建築。

所以，青年同志們下鄉工作的特別注意點應是：使農民抗戰運動由農民被動的走到主動的，由自上而下啟發的組織走到自下而上自發的運動。工作同志們的任務只是在掀起民衆抗戰運動的熱情與需要，只是在觸動農民的警覺性，燃起他們對敵人的仇恨，對民族對自身對國家的熱烈愛護火燄，使它自發的燃燒起來，自動的擴展開來。在這烈燄的普遍燃燒之中將產生出抗戰的鐵般的主力。

（一）增加農民的積極抗戰意識，指出勝利的前途，毀滅他們的恐日病。

（二）使農民覺悟到他們自身的力量。克服他們的依賴心理。觸動他們使他們覺悟起來，使其發現其本身蘊藏着的無限威力。

（三）並使他們知道他們的力量只有在組織中方能表現，只有在集體行動及團體的行動中方能發揮出來。使其感覺有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必要。

（四）展開鄉村民衆抗戰組織時，當以職業農人，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爲主要組織線索。散漫份子，極難克服其個人主義立塲，及至勉強克服之後，接受了民族抗戰運動，他們對於運動的推動上，亦頗少資助，因爲散漫的他們是孤立的，是人羣中的島嶼，不容易將影响傳播起來。這在工作者的努力上是事倍功半。但若由職業出發則反是。有職業聯繫及基礎的人們易於感受民族抗戰的集體行動。且於接受後，復能將運動推展到他的職業線索所聯繫起來的人羣。

這呢，乃是『事半功倍』了。

所以在鄉村民衆抗戰的推動上，主要似應職業的脈絡而展延開來。

（五）但在農村組織展開之中，絕對要使其配合並協助政府既有的武力，共同作戰；使其與政府之既存的組織在政府領導下，在民族領袖統一指揮下，在抗日第一最高原則之下，共同作戰，共同粉碎敵人，共同爲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而戰鬥到底。工作的每一步驟均不能使其脫離抗戰的主題。一離此主題，全盤的成功竟會變成全盤的錯誤；全面的勝利必然成爲全面的慘敗。

工作的基本原則是：

步步開發民衆自動的運動，步步克服其轉移進攻目標的可能錯誤傾向，步步強調日寇對其本身切膚的迫害，步步加強其對日本盜寇抗戰的情緒與意旨。

這是全民族統一抗日戰線絕對必要的作法。

這也就是青年工作者唯一的健全作法。

一九三八，一，十三，廣州。

廈門文化界的新動向

濤煙

廈門一向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特殊勢力下喘息着，廈門的言論界處處受盡敵人的箝制和威脅，反之，漢奸理論，麻醉宣專，倒在人有組織有計劃的統籌，攝服了整個廈島。

九三的砲火轟醒了廈門，一切的民族敵人，漢奸走狗，隨着日寇遠颺了，複雜，黑暗，麻木，混濁的廈門社會，才開始澄清光明，抗日勸奸的救亡理論新生了。

是在去歲年底，廈門一家大晚報的主編人，招待該報的寫作人，當塲各寫作人除發揮抗敵的理論和意見外，並發起組織『廈門作者救亡協會』，情緒異常熱烈緊張，這次的集會是廈門寫作人聚談的創舉，也是廈門寫作人團結之開始。

經過了一個多月艱苦的籌備，這個會到底成立了，包含的份子很廣泛，不僅限於文藝寫作人，政治，社會，科學及其他學術寫作人都搜羅殆盡，尤其是新聞界的從業員特別多。

這個會的主要任務有二點！（一）配合着抗戰的步調堅決地執行文化人所應負的神聖任務。（二）在工作的實踐中作有效的自我教育。所以在他成立後的首要工作是先在教育民衆，訓練民衆，目前他在各報上刊行通俗的民衆讀物，現在有星光日報的『海岸線』和『抗日新聞』的『游擊隊』，此後他的工作還方興未艾，缺憾的只在組織上還不十分健全。

『廈門作者救亡協會』純是以個人的單位來參加組織，他還不能包括廈門所有的文化事業機關和文化集團的整體，故在黨政軍民的策動之下組織，廈門文化界救亡協會，這個會的醞釀是在去年歲暮，本月八日成立。他和『作救會』的工作領域不同。（文救會）是將固有的許多文化集團和文化事業機關加以擴展和增強，使他們發生有機的聯繫，羣策羣力，動員雄偉的文化力量，至于『作救會』則比較着重自我的教育和文字的工作。

除了上述二個會外，還有福建省抗敵後援會廈門分會宣傳工作團和廈門市政府社會科主持的巡迴宣傳團及廈門市教育人員戰時服務團，他們都在文化領域內盡過極大的任務。更有早就成立的廈門詩歌會和許多劇團，也毫不吝惜的獻出他們所有的力量。

抗戰後，廈門的刊物，確呈現一種蓬勃的氣象，報紙方面，除原有三家大報外，又有一家中型的日報出世了即『抗日新聞』。雜誌方面，除宣傳工作團的『救戰旬刊』，文救會擬出版的『文化前衛』和九三出版社刊行的『打衛鋒』週刊。

麻木的廈門終究清醒了，廈門的文化人都動員起來了。

華南是我國第二期抗戰的生命線，廈門是華南的國防前哨，廈門的文化人當在自我批評和自我教育展開唯一的救亡工作，保衛我們的文化，保衛我們的國家！

元月十二日夜

於香港旅途中

沉寂的瓊崖來函

編輯先生：

我很願意搜集所有的救亡材料供給讀者，恨我這里連救亡運動這名詞都沒有聽人說過。我們一些朋友曾用許多方法去開展救運，結果都給當道拒絕。照例給一般官僚團體，把持；他們平日養尊處優慣了，不但自己不願意去向民衆說話，還要拒絕人家去接近群衆。

中國的政治機構愈到下層，封建的黑暗愈濃厚。地方的保甲制，是新舊土劣的統治網，爲官塲抽捐派稅而已。一個鄉保長，多是用錢買來的，他大權在握，無所不爲，單這次攤派救國公債和抽壯丁二件事，已足够他們發財！借端敲詐，節外生枝，其親友，即免兵役，免出錢，一般民衆只好裝聾，做啞當傻子，雖然憤恨，也只好隱忍。

海口府城一個月前原有幾家小型報，後來因利益衝突，互相攻訐，給當局勒令停刊，只許一家——瓊崖日報獨霸了。這報除專電之外，全沒什麽。海口各書店，我不清楚；但號稱第二海口的瓊東加積市幾家書店，只有教科書，公文程式書及花月小說書。在這抗戰巨潮中，要充分執行民族革命的民主積極性，是無疑議的。那麼瓊崖情景如此，其危機的嚴重程度可以概見了。

湧波寄自瓊崖萬甯

十二月十八日

廣州日報增闢『民族吼聲』欄啓事

本報自今年元旦起實行革新後，內容煥然改觀，銷行份數日增，惟未敢自足，仍竭力改進質料，提高新聞文化之水準。茲爲灌輸戰時自衛知識，樹立抗戰之中心理論起見，特定於一月十六日起將專載欄改爲『民族吼聲』，採取綜合性之編輯法，登載關于下列各內容之「轉載」與專論。（1）根據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闡揚抗戰救亡之各種具體方案。（2）第二階段國民革命之正確理論及其道路。（3）解釋政府戰時各種政策之意義與國民應盡之責任。（4）解剖敵情並揭露其陰謀與弱點。（5）介紹戰時各種軍事常識，尤側重於游擊戰術講話。（6）指示民衆自衛知識，如防空，防毒，防火，救護等淺顯文字。（7）介紹外國權威雜誌著名政論家，關於中日問題之觀察與分析。（8）本欄歡迎各界投稿，惟請註明「民族吼聲編輯室」收，並附詳細通訊處。

本報招請各地經售人

本報爲擴大宣傳，增加抗敵力量及應內地讀者要求，招請外埠經售人，凡各地郵局，書店或派報所，願經售推銷本報者，來信向本報營業部接洽。

本報營業部謹啓

▼救亡小叢書▲

在轟炸中來去（再版）　郭沫若著　一角五分
中日戰爭預測（四版）　汪馥泉編　一角
魯迅紀念集（再版）　汪馥泉編　一角
中日戰爭與國際　夏衍編　一角
毛澤東會見記　汪馥泉譯　一角五分
軍中隨筆　謝冰瑩著　一角五分
民衆武裝論（再版）　李華卿著　一角五分
民衆總動員綱領　汪馥泉編　四
抗日將領印像記　彭啟一編　一角

經售處：救亡日報社

緊急抗議

蒲風

藝術作爲武器而被我們運用着，我們自身卻作爲戰鬥士而存在着。這是每一個文化工作者都這樣確認過了的事。

可是，當人們的武器仍沒有十二分的迫切需要性而被企圖使用的時候，人們輒常是先作過大的要求而拒絕使用比較笨重的。有時簡直以爲別人還會用那些笨重的武器爲可笑。

只有這麽一個時候，人們才真正急不擇食地抓住什麽便以什麽打去的。——這種塲合便是一個人的生死關頭，不是他生便是我生的時候不錯，在鉛字上表露過了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後的生死存亡關頭。大家都說要全國動員，總動員，甚至在文化宣傳上，一再强調了大衆化，用一切緊張字句表明了：我們確實是已處身於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

然而，我們來檢閱一下，我們自己的營壘，我們的大衆化小冊子，大衆化傳單，歌謠……究竟有了多少？是不是急不擇食的緊要塲合，我們把武器使用着？

我很慚愧，我只盡我的能力印刷着一冊薄薄的聲明了歡迎翻印的小冊子『街頭詩歌』；爲了其他方面的進展我也忘記了危急關頭的任一武器的重要性。

但是，別人高唱着大衆化卻又戴着了藝術至上的帽子不肯在大衆的危急存亡關頭交給他們與武器，認爲這是有悖於藝術範圍寧缺毋濫。於是獨令漢奸們的歌謠橫行一世了。他們並不曾知道唱這些歌謠也要藝術性，譬如，八月十六日前（舊曆）河南市面上便通行着這一首謠云：

仙蝦開口說：
秤也三斤六，
不秤也三斤六，果眞三斤六，
總總八月十六一鍋熟

雖然八月十六風勢很大，日帝國主義的飛機炸彈直到十七日才正式教訓我們，而且我們總不會一鍋熟。然而先是還『一鍋熟』三字，在當時便是足够造成無智識人們的逃亡風，恐怖風，這首謠便被作爲武器被使用着了的。

今日我們還是更需要十分注重新形式，但不大衆化的藝術品嗎？還好的是各縣的工作同志都在印刷着通俗的歌謠，他們那裡沒有高深的理論家，高價的藝術評價者，因之他們勇敢地按照收效而又更勇敢地寫作了下去。

可是，這裡有了高深的理論家，高價的藝術評價者便反爲障碍了大衆化實踐工作嗎！

失去右手的戰士

克鋒

我說，我的右手是爲什麽給鋸掉？

這還待說嗎，不是因爲殺鬼子而受傷？

你說，失掉了一隻手眞是傷心，不好，

我說給你知，我絕不感到心傷！

你莫小視這繃白布的手哩，

牠曾殺過數不清的鬼子！

若不是一個開花彈把牠炸掉，

現在一定又是握着手溜彈或大刀了。

怎麽，我現在心裡是苦是樂？

呵！這眞叫我怎麽樣說？

殺鬼子是我們軍人應盡的責任！

這小小的傷又有什麽痛惜，哀憐！

是的，我現在失去了一隻右手，

但我還有左手，雙脚和牙齒！

待我這右手的傷口好了時，朋友，

我一定又帶這左手上前線殺敵！

二六，十二，七日。

於後方醫院

本報廣州版十日合訂本第一輯

實價國幣二角

陝北——中國革命的耶路撒冷

東平

陝北，中國革命的耶路撒冷，一個新鮮，活潑，嚴肅的地區，從那里發散着的氣氛也是那樣的新鮮，活潑而又嚴肅，——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處所呢？我們聽不盡，講不完，每一位朋友到那邊去，從那邊出來，都帶來了滿身的故事。

我是在今年六月到那邊去的，——朋友G這樣說，初到那邊去的人，，都十足地表現他是一個外來者，少年先鋒那些小朋友指着說，

「他是新到的，你看他走路就知道了。」

有些人問我，

「你帶些白糖來沒有呢？」

在那里，白糖是最貴重的食料，有了白糖，可以做出許多甜的食物，可以過一個大節日。

在學校里，除了少數的特定的講師之外，我們所有的同學都一面做學生，一面做教師。我們的課程有時進行得很慢，過到了一個深的題目，不容易得到結論，爭論的繼續要延長到很久的時間。

早上起來，我們要爬山，爬山要爬得快，初學爬山的朋友不但不快，而且爬兩步就混身癱軟了。別的老同學說，

「不要緊，起初是這樣的，慢慢就進步了。」

開會的時候，凡是初從白區來的朋友大概都不會說話，而舊有的法異常純熟，討論敵顛不留情，辯証攻擊得體無完膚，但不爲外地的一般專事釣取私人情面的朋友，從理論反駁來一下就說你不忠于他，反叛。他們在會塲裡是如此，一離開論爭的塲合，情誼上還是和原先一個樣。

穿的衣服（軍服）是發下來的，祇有鞋子不發，這里沒有鞋子，只有草鞋，草鞋是自己做的，每一位同志都是打草鞋的能手。

我們的教室常常在露天的草地上，下雪的時候，在雪地上。

我是一個機術人員，所有的同志對我很看重，到處叫我演講，又分給我一間獨居的房子，通常一個很小的房子就要住五六人。

我們什麽都學，自然，電，物化，經濟，政治，軍事，無所不學，軍事技術上最重要的是戰術和瞄準，一個指戰員的戰術很好，常常打勝仗，但不一定立正立得好，而最英豪，最傑出的是第八路同志每一個都能作極準確的瞄準，因此彈不虛發。

軍事政治教育機關，依照向來的習慣是設在距火線很近的地方，外面有些人說膚施快成火線了，教育機關也搬了，其實恰恰好，比方第八路在平型關打了勝戰，爲什麽會打勝仗呢，原因是什麽，從這戰鬥中所得的教訓是什麽，這些應該成爲我們的新課本少年先鋒富有意想不到的極强的戰鬥機能，他們參加在戰陣上的隊伍里面，到處打前站，當斥候，作敢死隊，這次在晉北打了好幾次的勝仗，他們從敵人的死屍及俘虜的身上拿到了許多戰利品，有不少配着膠片的照相機，他們還缺少些新智識，有的不懂得照相機是什麽，用石頭敲碎了，里面的膠片（敵人已經攝好影的）都白丟了。

（一九三七，十二，卅，漢口。）

廣東的青年集合在抗戰的旗幟下了

伊稼

——中大抗日先鋒隊成立大會速寫

日本鬼子的豕嘴巴，又從華北伸到華南，在南海上的島嶼……碰到的回答：給打擊者以痛擊！

——武裝保衛華南！

吶喊的怒潮，嚮澈着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的心。

廣州的青年，開始，結束過去散漫的生活。

集體生活，集團意志：讓一切組織，面向抗戰！

——建立青年的統一戰線！

——建立我們鐵的紀律！

廣東的青年集合在抗戰的旗幟底下了。

一月七日清晨。

廣州青年羣裡，又產成了一支鐵的隊伍。

在光榮的歷史的，中山大學禮堂裡，熱烘烘地，一伙兒，二〇〇人，練習着自己的歌：

——我們是英勇的抗日先鋒隊
我們是一支鐵的隊伍
我們不怕敵人的殘暴也不怕艱難和痛苦
喂，同志們，
衝鋒要在前面
退卻要在後頭
喂，同志們，
努力奮鬥，爲祖國爭自由！

壯嚴的典禮，等待着郭沫若先生和茅盾先生，

光明的啟示。

禮堂是樸素的，但，和往日沒有一樣：

主席台上豎立一面鮮明的旗幟：抗日先鋒旗，講台棹舖着一面保衛華南的旗幟——獻給華南最高的軍事袖領。

九時，救國進行曲，拉開了成立大會的幕。

致敬，我們光榮的神聖的國徽。

致敬，我們民族革命的導師，

致敬，浴血的及已陣亡的戰士們。

開會的進行曲：

主席：

——日本帝國主義又進攻到華南了。我們要趕快嚴密地組織起來，我們要學習西班牙的人民，自己武裝起來和瘋狂的法西斯決鬥。我們今日，我們要鞏固抗日先鋒隊，我們的信誓和工作　配合着一切武裝戰士，保衛華南，保衛中華！

政治報告：從蘆溝橋事變後；國內形勢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南京的失陷；敵人和漢奸陰謀的紛碎，我們已經展開了一個堅決的新陣容。

——我們要堅決的，抗戰到底！

鍾天心先生演講：

——我們承繼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是成二個任務打倒封建勢力和打倒帝國主義！

——在抗日戰爭中去努力奮鬥，相信：抗戰就是革命，抗戰的勝利

——要得勝利的把握，自己組編起來還不够，要廣泛地去組織合作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

陳宗周先生演講：

——我們肩起組織民衆和組織青年的任務。

——我們要緊張地工作，能三日工作一日定成。

——我們要以堅決的意志保衛廣州。

尚仲衣先生：

——擁着軍隊作戰是不够的，抗日先鋒隊的組織要從中大爲出發點，深入各階層。

——我們要有健全的組織，但我們必須記得：在工作過程中才健全組織。

——要堅決執行二個口號，建立青年統一戰線，建立我們鐵的紀律

——今後，我預備用最大的熱情最大的愛，貢獻給大家並祝各位工作勝利。

接着，進行選舉負責人。

之後，從禮堂到運動塲。

集合，整隊，凝成一支有組織的隊伍。

走出校門，走上街頭，齊整脚步，齊整歌聲，齊整的意志（——到總司令部，獻旗。）

——保衛華南，紅旗上，鮮明的字。

街上的人們，朝着這支新的旗幟，新的隊伍致敬，奇異，驚駭，各種心情與感想在街上的人面上交換着。

——一定是，要打日本的隊伍！

走入，總司令部的大門，到禮堂，歌唱着，等着：一分鐘，一刻鐘，一點鐘……我們要再等下去。

——用我們最大的耐心和熱誠。

從十點到十二點半。余總司令在一個綠色的禮堂中出現。

致敬：

隊長報告：

獻旗：

掌聲中，余總司令開始演說：從九一八後的政治形勢講起：

——抗日的力量是下層羣衆，民族解放的勝利是決定在他們，所以我們要鼓動，組織勞苦大衆，參加抗戰。

——我們要粉碎敵人的陰謀，我們要堅毅地抗戰到底！今日，已不是個人的生死關頭，而是整個民族的生死關頭，要求挽救這危機，要以個人的幸福去換取民族的生存。我們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堂聲中，雷一般口號，響澈：

——擁護余總司令保衛華南！

——擁護余總司令武裝民衆！

——擁護政府抗戰到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禮成。

走出司令部，擁着顆堅定的心，又走街頭，像一支箭，像一陣，戰鬥的隊伍……

（一月八日